



石磊/绘

我的枕边书

“枕上诗书闲处好”。枕边书,对于读书的人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书海浩瀚,个人的喜好不同,枕边放的书也自然不一样:散文、小说、诗词……每个人处在不同的时期,放在枕边的书也有不同。一本枕边书,可以看出读书人的兴趣、爱好,以及人生态度。《兵团日报》绿洲副刊“悦读”版面的4位读者朋友,将自己近期正在阅读的枕边书分享给大家。

窗外夜色渐浓,倦意渐浓。合上书本,放于枕边,坦然入梦。

远方有座城,玫瑰花盛开

●李振翔

最近,我的枕边时常放着张惜妍的《远方有座城》。

认识张惜妍是在2015年10月赴湖南的火车上,与我邻座的两位女士一直在谈论着文学。我的第六感告诉自己:我们可能是“一伙”的——湖南毛泽东文学院第14期新疆作家班的学员。一搭讪,果真是。一个是张惜妍,一个是李晓寅。两位都是较有名气的写作者。我临行前带了本《奎屯文学》,上面正好有篇李晓寅的散文,由此,距离一下拉近了——虽未谋面,早已以文闻其大名。

短暂的10余天,我们一同学习、一同研讨、一起逛街,随意说些话题,说得较多的自然是文学的话题了。

那时,我正在操心我的第三本书《前面有座山》的出版事宜。张惜妍听后,定定地又问了一遍我的书名。我说:《前面有座山》。她很兴奋,很激动,说,自己的书也在出版运作中,书名是《远方有座城》。这真是机缘巧合,心有灵犀一点通吗?

我开玩笑说:下次见面,要有接头暗号的。我说:前面有座山。你说:远方有座城。

我写的“山”,是我的家乡前山。书中写了我家乡的一些事物,我的童年时光及兵团团场风情,折射出团场的发展脉络,呈现兵团的缩影。

回去后,大家互有联系。我的书出版后给张惜妍寄了一本。正赶上她那年春节值班。她在春节期间,看完了我的书,洋洋洒洒地给我写了近万字的书评,给予了肯定,还谈了得失。这让我倍感幸福。

2016年,张惜妍来到奎屯,我们再次相见。问及她的书,说:还在出版社呢。她说不急,我说我很着急啊——感叹这次的接头暗号没有对上。

后来,终于等到了张惜妍的书出版,近期,将这本《远方有座城》又拿出来,放在枕边,每晚品读。

《远方有座城》,城,是伊犁。写了自己和家人、左邻右舍,草原、一些街道、一些鸟。

想到“写散文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”这个话题。现在写散文的人很多,我认识的许多朋友、同

事及领导,都能随手写出几篇散文来。新疆评论家何英说: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人们对散文的态度变得随便起来,后来就越来越随便。散文成了差不多人人都能写的文体。散文也还在多少带点‘艺术’适时点缀着日常生活,充当一下茶余饭后的小甜点……”像现在的纸质媒体,基本上都有一块文学版面。而这一块文学版面又是多以散文为主打产品。这样的散文,是“小甜点”,很大众化了。可见,散文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点缀。

然而,散文人人都可以写之、为之、轻而易举就可以被人拿下,这还叫艺术创作吗?

我的观点是:一切艺术作品皆为创作。创作就是创造,创新,是第一次出现的事物。有些散文有共性而没有个性。共性的作品终将成为平庸的作品,读者记住的永远是有个性的作品。像余秋雨的文化散文,周涛的散文,刘亮程的散文,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建构起了自己的“理论”体系和“价值”体系,有了自己的“精神大厦”。

《远方有座城》是不是张惜妍搭建的艺术大

厦呢?读完这本书,我想到写作者与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:比如巴尔扎克与巴黎,老舍与北京,鲁迅与绍兴,沈从文与凤凰,董立勃与下野地,刘亮程与黄沙梁,他们的心时时感受着那块土地的温度、欢乐与痛苦。他们的生命与土地渐渐地融为一体——从精神到形象。一提起他们,可以想到这个地方,这些地方由于作家的存在,变得灵动起来,《远方有座城》散发伊犁这座城的独特味道,这就足够了。

读《远方有座城》不仅是发现美、感悟美的过程,还是一个自我改造和救赎的过程,它教会我们爱,爱生活,爱自然,爱人类,让人心变得敞亮宽善,让生命更加丰厚完美。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把文学称作“玫瑰园”。在这里,我借用这位文学大师的话,让我们“沿着不曾走过的那一条通道,通向不曾打开的那扇门,进入玫瑰园”吧。那里,盛放着全世界所有的温暖和光明,也盛开着你我的梦想和爱!

《远方有座城》,张惜妍打造的城,玫瑰花盛开。

大自然的声音最好听

●蔡立鹏

2020年的开年,一场罕见的疫情席卷中国大地,许多人不得已迎来了“超长版假期”,我也一样,按照单位的安排居家办公。

在工作之余,突然有了很多的时间,每天看着手机上各种纷纷扰扰的信息,我和大家一样,陷入了对生命的思考,对人和自然的思考。于是,从书架上拿出套装的《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》,翻看起来。到今天,这几本书依然交替出现在我枕边,睡前随意翻读几页。

我们的觉悟,有时候来自别人的经验,或者他们的文字。

看书上的附记,这套书是2012年出版,我2013年购买的。一转眼,都7年了,才打开阅读。

读书有时候就是这样,需要一个契机——比如,我看《天狼星下——中国第一百万零一

个盲流的传奇》是从部队刚退伍的时候,身处异乡,一切都要重新开始,很能感受到作品里的际遇。刘亮程和李娟的很多作品,我都是在驻村的时候,在深夜的宿舍里阅读的,彼时的情景,在乡村的田野旁,更能体悟作品的点滴。

一场疫情,让我们反思人类和野生动物,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《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》无疑是当下比较适合阅读的一套作品。

《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》由我国英美自然文学专家程虹教授主编和翻译,包括《醒来的森林》《低吟的荒野》《遥远的房屋》《心灵的慰藉》。这几本书都是美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自然文学家的成名之作,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珍品。阅读的过程是一次心旷神怡的审美之旅,也是一次开阔视野的求知之旅。从

书以优美的文学语言揭示了大自然的美丽、神秘和气象万千,展现了人回归自然后所获得的心灵自由与内在宁静,反思了人与自然、人类精神与自然这些古老但被现代人渐渐忘却的问题。

《遥远的房屋》的作者亨利·贝斯顿在科德角海滩边生活过一年,在孤零零的沙丘上给自己造了一间小屋。在这里,他日夜聆听着大海的声音,观察和记录鸟类的迁徙、海浪中升起的寒星、黑夜及风暴,“阳光在流逝,岁月在燃烧”,在海边,亨利·贝斯顿思考着人与自然、人类本性、人类命运这些最古老的问题。《心灵的慰藉》作者特丽·威廉斯则是以自己家族故事为主线,写了美丽的大盐湖风光;写了湖边众鸟的栖息和翱翔,写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爱与关怀;也写了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思考,对人

类愚蠢行为的反思和质问,对自然、对生命、对亲人的最深沉的爱。《低吟的荒野》的作者奥尔森在荒野中盖了一间小屋,在书里描写了春、夏、秋、冬荒野的景色,花的绽放,鸟的歌唱,鲤鱼的流动,露珠的闪光,还有大自然的气息,这些元素构成了最令人神往的荒野景观。打开约翰·巴勒斯的《醒来的森林》,那些在蓝天中飞翔,在树林中啼叫的小鸟们,有了感情,有了灵魂,那些小鸟是大自然的精灵,是天地间最出色的歌手。“灰冠山雀清脆甜蜜的哨子;五十雀柔和、略带鼻音的笛鸣;蓝雀多情而轻快的颤音;草地雀悠长洪亮的鸣声;鹌鹑的口哨、松鸡的鼓点、燕子的叽叽喳喳与喋喋不休等等”,都是世间最甜美的音乐。

这些书页里的文字穿越近百年,它的温情,它的优美和诗意,还能引起共鸣。

读萧红,和她一起做星星梦

●尚新革

在人的一生中,交往的朋友会有很多,但知交不过两三个,读过的书会有很多,但能作为枕边书的也不过几本,《萧红散文选集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书不厚,易于翻阅,是我2004年购得。由于便于携带,不但是同床共枕之伴,也是长途旅行之侣。读得多了,封面已经很旧,甚至出现脱页,便用订书机重新装订好。

萧红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。

萧红本名张乃莹,1911年6月1日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。幼年丧母,饱受继母的虐待。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,在她童年时代,只有老祖父张维祜带给她一点慈爱和温暖。萧红曾经在散文《永久的憧憬

和追求》里这样写道:“从祖父那里,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,还有温暖和爱。”“所以我就向这‘温暖’和‘爱’的方面,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。”

1930年,祖父去世后,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依靠,萧红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。

1932年秋季,贫困潦倒的萧红遇到了萧军,她的生命就像枯木逢春,活着便有了希望。萧军虽不能带给她富足的生活,可精神上的慰藉带给她的点滴快乐足以让她感到幸福。在此期间,萧红写过短篇小说《弃儿》《小黑狗》《哑老人》《夜风》《叶子》,散文《腿上的细带》《太太与西瓜》等作品。在短篇小说《王阿嫂的死》中,她写了一对老雇工的遭遇。她深深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,和追求》里这样写道:“从祖父那里,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,还有温暖和爱。”“所以我就向这‘温暖’和‘爱’的方面,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。”

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。她的文字里不乏她对自己真实生活的写照,有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注,写他们面对生死的无知、无奈和愚昧。她的文风是豁达的。

萧红一生写了《生死场》《商市街》等多部作品,对于贫穷与饥饿,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写得那么触目惊心,那源于她对贫困深刻的体会,她总是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提炼人物,因而她的小说总是那么真实感人。

萧红才情的爆发,是她是在香港的时候,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。《呼兰河传》无疑是萧红的绝唱,茅盾先生称它为“一幅多彩的风土画,一串凄婉的歌谣”。她用这部小说,把故园中春时的花朵和蝴蝶,夏时的火烧云和虫鸣,秋天的月光和寒

霜,冬天的飞雪和麻雀,连同那些忧伤又不乏优美清丽的人间故事,用一根精巧的绣花针穿起来,生机盎然。

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子。一路流亡,从北方到南方,从哈尔滨到香港,一边躲避战乱,一边经历着痛入骨髓的爱情与人生。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,在她的笔下力透纸背,令人唏嘘又痛彻。

“我拾起那朵柔软而浓艳的扶桑,带回寓所,放在枕畔,和它一起做星星梦。”历史的烟云抹不去人们的记忆,可以想到的最好的怀念方式,就是阅读她诗样的行文本。

夜晚,枕边放一本《萧红散文选集》,读萧红,和她一起做星星梦。

枕边的“一百单八将”

●蒋晓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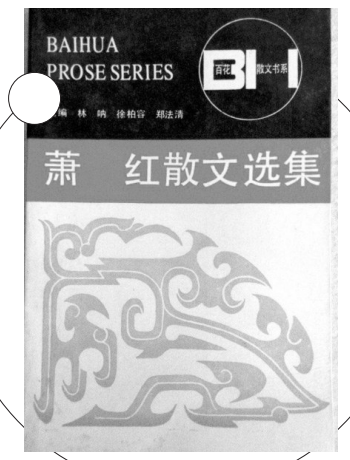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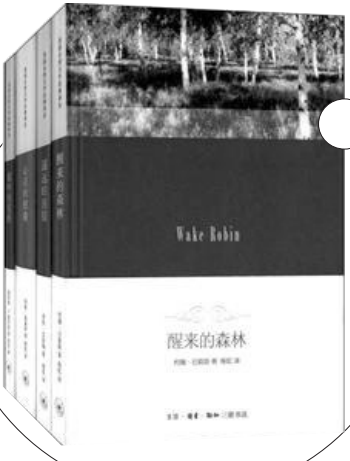
些事儿》,赵玉平的《水浒传智慧》,姚俊的《水浒十宗罪》、十年饮柒的《闲看水浒》等,借他山之石,加深对《水浒传》的理解和认识。我还阅读《宋史》以及北宋时期历史地理、风俗民情各方面资料。我想把这本书吃深、吃透,以《水浒传》为门径,登堂入室,尽可能深入地了解、理解我们的民族,我们的国家,我们的社会,我们的国人。

枕边的《水浒传》,我不知阅读多少遍了,系统阅读,章回阅读,细节阅读,反复阅读。随手拿起,随手翻看,随手阅读,翻来覆去阅读,随心所欲阅读,随便读哪一段,哪一节,都津津有味,废

寝忘食。特别是读了金圣叹批评本,鲍鹏山新批本,我才知道同样作为读者,竟有天壤之别。面对古今这两位优秀读者,我是太浅薄了。金圣叹能读出“别一部书,看过一篇即休,独有《水浒》,只是看不厌,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。”《水浒传》只是写人粗鲁处,便有许多写法。如鲁智深粗鲁是性急,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,李逵粗鲁是蛮,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,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,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。他在《读第五才子书》中,仅总结《水浒传》中“非他书所曾有”的文法,就有倒插法、夹叙法、草蛇灰线法、大落墨法、绵针泥刺法、背面铺粉法、弄引

法、獭尾法、正犯法、略犯法、极不省法、极省法、欲合故纵法、横云断山法等十五种之多,领会之深令人咋舌,谈罢只有崇敬、崇拜的份了。鲍鹏山也一样,整体到局部到细节,逐字逐句阅读,评析,鞭辟入里。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啊,我等望尘莫及,只有好好追赶才是。

金圣叹说,“《水浒传》章有章法,句有句法,字有字法。”“看得《水浒传》出时,他书便如破竹。”妻子羡慕我睡眠质量好,我说因为枕边有《水浒传》。今年,我开始写自己的“品味水浒”系列,打算写一百篇,向施耐庵、金圣叹、鲍鹏山等中华优秀文化的播火者致敬,一生精读一本书。

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,均据本报资料库)

我的枕边长年放置着一部金圣叹批评本《水浒传》,不时地翻翻,它给我带来心灵的充实。我喜欢鲁迅先生的一句话,“教我心里暖和”。

《水浒传》“暖和”了我近半个世纪。小时候,家里有部《水浒传》,是七十回本的,也就是被金圣叹“腰斩”的,繁体字,竖排本。听父亲经常给我讲《水浒传》故事,很有意思,父亲说都是从这本书中看来的,于是激发了我阅读这本书的强烈欲望。

上初中一年级时,我把这本书看完了,真过瘾,一百单八将的姓名我能倒背如流,连同他们的绰号。我开始在班级里给同学讲《水浒传》故事,讲九纹龙史进,讲花和尚鲁智深,讲豹子头林

冲,讲杨志卖刀,讲武松打虎,讲三打祝家庄,讲活捉史文恭……因为讲《水浒传》,我成了班里的“名人”,学校里的“名人”。如今老同学在一起相聚,他们还在回忆我当年眉飞色舞地讲《水浒传》故事的情景,抱怨我不把书借给他们看。他们哪里知道我父亲当年再三嘱咐过,好书千万不能借给别人,哪怕是最好的朋友,一旦借出去,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,谁不想“独占花魁”呢?

《水浒传》伴随我走过了少年、青年、中年时期。我陆续买过许多不同版本的《水浒传》,还买了许多本作家、学者阅读《水浒传》的心得,如李真瑜的《正说水浒》,张县伦的《水浒那